

阿德和大姊的故事

Jessie Tang 帮忙采访，一同撰写



由Xue Xu的创作的插画
@ yumigou_

阿德和大姊为前线超市工人。

阿德和大姊在2017年时，以探亲身分来到加拿大。他们的儿子、儿媳是双薪家庭，平时忙于上班，没有太多时间照顾自己的孩子。因此阿德、大姊来到了多伦多，帮忙照顾孙儿。但没过多长时间，年轻人觉得老一辈带孩子的方式不一样，也不想阿德和大姊花在孙儿上了。

考量在多伦多生活昂贵，像是房价、地税、车子保险比起中国，都贵多了。因为身分的关系也无法领老人金，他们两个老人家决定出去打点工。

阿德和大姊过去二十多年在中国做街上清洁队，月收大概10,000人民币。而目前阿德工作四年多的超市，一周六天班，月收也大概2000加币。没身分加上年纪大，只能做清洁，工资都不高，一天10个小时也大多不到100块工资。虽然工资不高，但是他和大姊都觉得出去打点工，排解在异乡的不熟悉、无聊感，也是挺不错的。

我问他们比起中国，在多伦多哪里最不适应呀？阿德指了指路上，这里都没人呀！

在疫情期间，阿德工作的超市很缺人手，请大姊也来帮忙了。过了三个多月，疫情缓和下来后，超市经理突然开始挑剔大姊的工作，说她卫生做不好，直接请了另一个工人代替大姊的岗位。她觉得一个老人家，在疫情高峰时期，为超市贡献劳力。还有两个老人家做三个人分量的工作，怎么突然就被替换了，她觉得很不公平。大姊说自己脾气就是这样，遇上不公平的事情一定要说出来。被辞工的那天，她与经理争执，坚持捍卫自己的权利。

我问阿德他对大姊被无故辞工甚么想法？他说在多伦多，人生地不熟的，也只能让一让。有一份工作就好，能忍就忍。如果是在中国就不一样了，他一定会问老板哪里没做好，怎么改进，就事论事，按照规则做事。阿德说老板对他很满意，因为他做事认真、全

能，很多东西都会修理。

阿德说自己以前当兵，免疫力不错。对于疫情的担忧，在于店里有些顾客不戴口罩。他认为加拿大这里的管控不如中国，关了一阵子又开放，案例数当然会上升。中国管得严，小区和小区间都无法自由进出，大家的生活更快地回复正常。

前几个礼拜阿德下班回家，骑单车时被汽车撞，一整个人飞扑在地上。当下一个人也没有，驾驶肇事逃逸。后来儿子、救护车、警察都来了，幸好没有严重受伤。从这天起，大姊每天会走路二十分钟，到超市接阿德下班。

“没身分加上年纪大，只能做清洁，工资都不高，一天10个小时也大多不到100块工资”



图：阿德在家门外骑单车。

大姊说，两个人走在路上，汽车就不敢撞了逃跑。

他们平常在多伦多除了工作，感到很无聊，没有甚么事情做。阿德唯一休假的那天，早上醒来后，会躺在床上玩点手机，接着吃东西，过了会又想睡了。大姊说没工作时，他会在小区里，和两三个邻居走走路。

两个人都觉得在加拿大，老人家生活的真的很没意思。虽然在中国工作比较累，但是总觉得开心。以后还会来加拿大探亲，但因为年纪大了，生活很不方便，会缩短居住在加拿大的时间。未来还会继续回超市工作。他们觉得有个分会改变很多的不方便！阿德最后想和大家说，疫情期间，希望大家在外面做好防护措施。身体是自己的。

33

阿德最後想和大家說，疫情期間，希望大家在外面做好防護措施。身體是自己的

33



图: 阿德和大姊握着手，走路的背影照。